



朱可夫回忆录

〔苏〕格·康·朱可夫 著
陆仁益 译

任
面

504
定价

朱可夫回忆录

格·康·朱可夫 著

陆仁益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朱可夫回忆录

格·康·朱可夫 著

陆仁益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国防工业出版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30 印张 745(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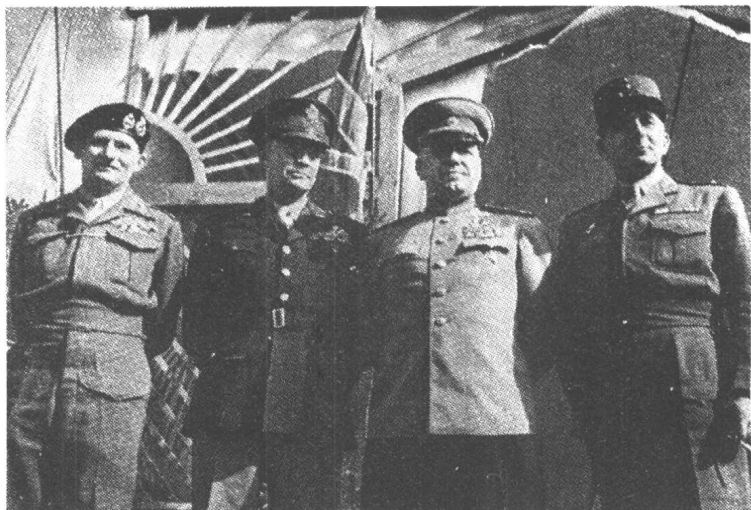
1991 年 10 月第 1 版 199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4.30 元

ISBN 7-5043-1037-9/G·350



1916年时的朱可夫



反希特勒联盟国盟军总司令（从左至右
为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朱可夫、塔
西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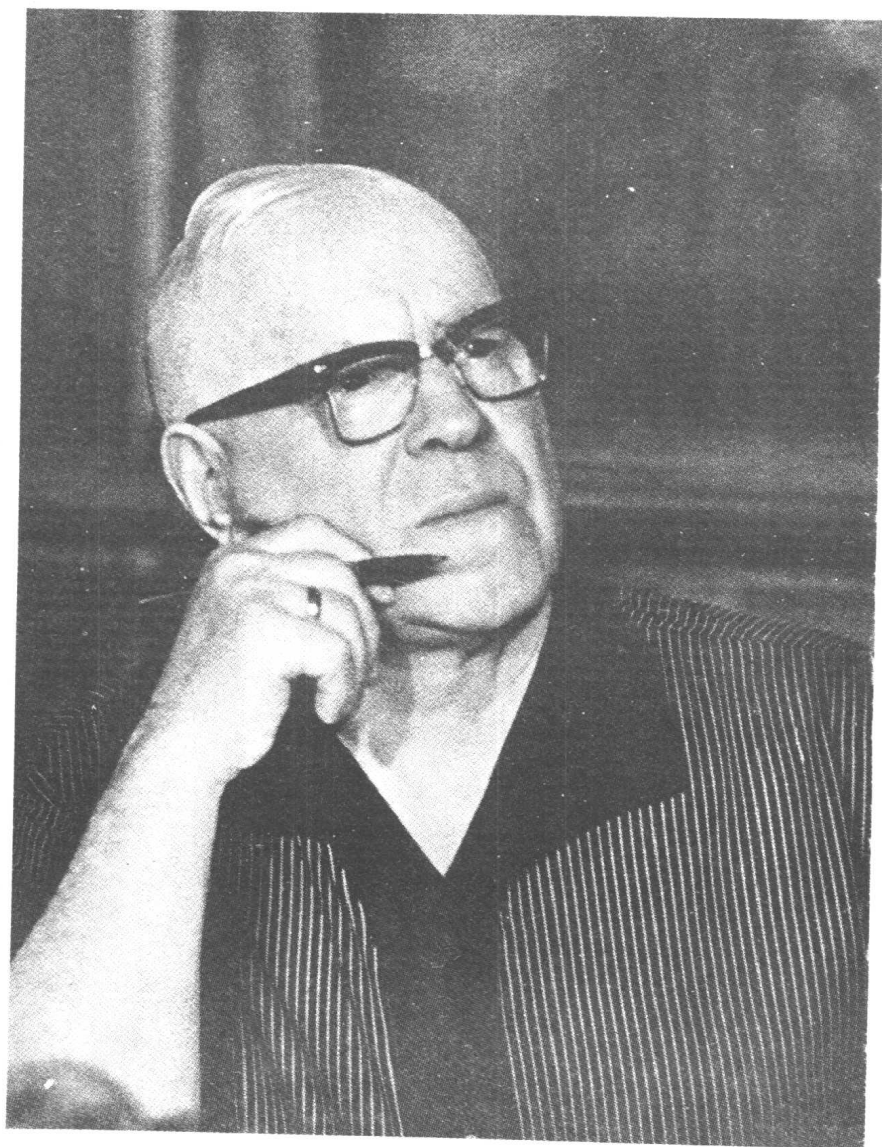
战后的朱可夫元帅



朱可夫和女儿玛莎在一起（1973年7月）



朱可夫和妻子在莫斯科郊外休养



朱可夫在写作

出版说明

本书原名《回忆与思考》，初版于1969年，以后多次重版，也多次改动，1990年又出版了增订第十版，根据作者手稿做了篇幅很大的增补和修改。本书就是按照这一版翻译的。

作者格·康·朱可夫早年从军，十月革命后参加国内战争，以后参加苏联卫国战争，从士兵开始历任连、营、团、旅、师、军长，方面军司令员，总参谋长，副最高统帅等职，也是苏联元帅。他的一生经历丰富多采，为保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屡建功勋。

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叙述了他的童年时代和他的家庭，以及他在十月革命前后、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期间的经历，特别是对苏军为消灭法西斯德国军队而进行的重大军事行动，诸如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攻克柏林战役等等，做了全面、详细的描述。

在增订第十版中还将以往各版未能刊出的许多内容，例如对30年代肃反中一些军事领导干部遭受迫害的看法、对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备战的情况以及战争初期遭到失利的原因的分析、对斯大林的某些评价等等，都按照作者的手稿刊载出来，对以往各版中由于某些原因加进去的非作者手稿原来有的内容，则用注释加以说明。

本书所涉及的是苏联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重要时期，书中提供的资料比较权威，也相当丰富，这些都将使我国读者深感兴趣，对研究这一段历史、军事和其他方面则有重要参考价值。

代 前 言

我写作《回忆与思考》这本书用了不止一年的时间。我想从浩瀚的生活素材中,从大量事件与见闻中选取最本质、最重要的东西,以便真正反映我国人民的丰功伟绩。

然而,尽管书中描述的事件已经过去许多年,但是,大概时至今日仍然不能肯定,在我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事件中哪一些是值得永志不忘的。

如果我在书中未能对我所有的战友作出应有的评价,那就请他们原谅吧。今后还有时间,会有许多人写到和谈到他们的。我将对寄来自己意见和看法的人表示感谢,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在对本书作进一步加工时可以提供参考。

在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同志的帮助。在这里我对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科学局和军事历史研究所的将军和军官们,对国防部处长尼基塔·叶菲莫维奇·捷列先科上校和彼得·雅科夫列维奇·多布罗沃利斯基上校,对新闻社出版社编辑安娜·达维多芙娜·米尔基娜、维克托·亚历山大罗维奇·叶罗欣,以及所有参与我的手稿的出版工作的人表示感谢。

瓦季姆·格拉西莫维奇·科莫洛夫在创作上给予了我许多帮助,在此谨向他致以深切的谢意。

格·康·朱可夫

1969. 2. 10.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时代·····	(1)
第二章	当兵·····	(29)
第三章	参加国内战争·····	(45)
第四章	担任团长和旅长·····	(83)
第五章	在工农红军骑兵监察部工作 担任骑兵第1集团军骑兵第 4师师长·····	(119)
第六章	担任白俄罗斯军区骑兵第3军 和第6军军长·····	(158)
第七章	不宣而战的哈勒欣河之役·····	(183)
第八章	指挥基辅特别军区·····	(213)
第九章	伟大卫国战争的前夜·····	(235)
第十章	战争开始·····	(297)
第十一章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	(355)
第十二章	铲除敌人叶利尼亚突出部 ·····	(396)
第十三章	列宁格勒保卫战·····	(433)
第十四章	莫斯科会战·····	(472)
第十五章	继续经受严峻的考验(1942年) ·····	(532)

第十六章	敌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域的 战略失败.....	(577)
第十七章	粉碎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的 法西斯军队.....	(612)
第十八章	乌克兰会战.....	(675)
第十九章	解放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724)
第二十章	从维斯拉河到奥德河.....	(764)
第二十一章	柏林战役.....	(809)
第二十二章	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	(854)
第二十三章	波茨坦会议 对德管制 委员会.....	(895)
结束语		(941)

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时代

凡是上了年岁的人，都很难回忆起自己一生中的一切经历。许多事情，尤其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许多事情，由于时光流逝和事件的变迁，都从脑海里消逝了，所能记住的只是那些难以忘怀的东西。

1896年11月19日(旧历)，我出生于卡卢加省斯特烈耳科夫卡村。我家的房子坐落在村子中央。房子很破旧，一个角落已经深深地陷进地面。有时墙壁和屋顶上还长满了绿苔和青草。全家人挤在一间屋子里，这间屋开着两扇窗户。

就连我的父亲和母亲也不知道，这间屋子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盖的。听一些老人说，这里原来住着一位名叫安努什卡·朱可娃的寡妇。她无儿无女，孑然一身。为了弥补生活的孤寂，她就从孤儿院领回了一个两岁的小男孩——我的父亲。我父亲的亲生父母是谁，没有人知道。而且父亲后来也不太想去了解自己的身世。只知道，他是在只有三个月的时候被一位妇女丢弃在孤儿院门口，身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儿子名叫康斯坦京”。为什么这个可怜的妇女要把自己的孩子丢给孤儿院，这是无法知道的。她走这一步，恐怕不是因为不爱自己的儿子，大概是因为处境艰难、走投无路吧。

养母去世以后，父亲刚满八岁就到乌戈德厂村去跟一位皮匠学手艺。他后来讲过，学徒期间他主要是做家务活，给老板看孩子，放牛放马。就这样，他当了大约三年的学徒。“出师”以后，父亲就到别的地方去找活干。他步行到了莫斯科，终于在维伊斯皮鞋厂找到了工作。这家皮鞋厂有自己的样品鞋店。

我不知道详情，只听父亲谈过，1905年事变后，他和许多工人一起由于参加示威游行被工厂解雇了，并被驱逐出莫斯科。从那时起直到1921年去世，父亲就再也没有离开本村，一直在村子里做皮匠活和农活。

我母亲叫乌斯季妮娅·阿尔捷米耶芙娜。她出生于邻村——乔尔纳亚—格里亚齐村一个很穷的人家。她也是在那里长大的。

父亲和母亲结婚时，母亲三十五岁，父亲已经五十岁了。他们俩人都是第二次结婚，都是在第一次结婚后不久就丧偶的。

母亲身体很强壮。她能毫不费力地扛起五普特重的一袋粮食走很远一段路。人们说，她身强力壮是由于受了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阿尔捷姆的遗传影响。我外祖父能钻到马肚子下面把马顶起来，还能勒住马尾巴，一把将马拉得蹲坐到地上。

由于家境贫穷，父亲干皮匠活挣钱又很少，母亲不得不外出替别人运送货物。春天、夏天和早秋，她在地里干活；晚秋，她就到县城——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去，替别人把食品杂货送到乌戈德厂村的商人那里。每运一趟，可得一卢布至一卢布二十戈比的报酬。但这是多么微薄的收入啊！扣除了马料、住宿费、饭费和修鞋钱等等，所剩也就寥寥无几了。我想，如果当乞丐，说不定乞讨得到的钱比这还要多哩。

但是，没有别的事可干。当时贫苦人就是这样的命。所以，母亲也就毫无怨言地干着。为了不饿死，我们村及周围村庄的许多妇女也都是这样干。她们把年幼的孩子丢给步履艰难的奶奶、爷爷照看，自己不顾道路泥泞，也不管天气严寒，外出为别人从马洛亚罗

斯拉维茨、谢尔普霍夫等地运货。

我们村大多数农民生活都很苦。他们的地又少又贫瘠。田间的活主要是由妇女、老人和孩子们来干。男人们则到莫斯科、彼得堡和其他大城市去打短工。但他们也挣不了几个钱，很少有人回村时口袋里装满了钱。

当然，村子里也有富裕的农民——富农。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坏：住的是宽敞明亮而又舒适的房屋，院子里牛、羊、鸡、鸭成群，粮仓里堆满了白面和粮食。他们的孩子穿得好，吃得好，上最好的学校。我们村的贫农基本上都是给这些人干活，但所得报酬极其微薄，有人得到点粮食，有人得到点饲料，还有的人得到一点种子。

我们这些贫农家的孩子们，都看见过自己的妈妈日子过得多么艰难，每当见到她们流泪时，我们也很难过。而当她们从马洛亚罗斯拉维茨给我们带回来一点小面包圈或是蜜糖饼干时，我们又是多么高兴啊！如果能积攒点钱在过圣诞节或是复活节时给我们买点大馅饼，那我们更是高兴得不得了。

当我五岁，姐姐玛莎七岁那年，妈妈又生下了弟弟，名叫阿列克塞。他很瘦，全家人都担心他活不长。妈妈一边哭一边说：

“孩子怎么能胖呢？光靠水和面包行吗？”

妈妈做月子后才几个月，就又决定到城里去挣钱。邻居们都劝妈妈在家照料孩子，因为孩子还很瘦弱，需要吃妈妈的奶。但是，饥饿威胁着全家，妈妈不得不到城里去，只好把阿廖莎留给我们照看。结果，他没有活多久，不到一岁就死了。他是秋天死的，我们把他葬在乌戈德厂村公墓。我和姐姐都为阿廖莎的死感到很悲痛，更不用说父亲和母亲了。我们常常到他的墓上去。

那一年我们家还遭受了另外一场灾难：屋顶因年久失修倒塌了。

父亲说：“必须离开这里，否则我们都要被砸死。现在天气暖和，我们可以住在草棚里。至于以后嘛，到时再说吧。说不定有人

会让我们住进澡堂或是柴禾棚。”

我记得，母亲当时哭了。她对我们说：

“咳，没有法子呀。孩子们，搬吧，把所有破烂都搬到草棚去吧。”

父亲砌了一眼做饭用的小灶，我们凑凑和在草棚里安下了家。

父亲的朋友们都到“新居”来看望他，同他开玩笑说：

“康斯丘哈，是你和房子的关系处得不好吧，不然，它怎么把你撵出来呢？”

“怎么处得不好？”——父亲说，“要是处得不好，它肯定把我们砸死了。”

我们的邻居、父亲的朋友拉扎雷奇问道：“你打算怎么办？”

“一时还想不出办法……”

“有什么可想的，”——母亲插话说，“把母牛拉到集市上去卖了，再用卖得的钱买木料。夏天转眼之间就过去了，到冬天怎么盖房子……”

“乌斯季妮娅说得对呀，”——男人们齐声说。

父亲说：“对倒是，但一头母牛卖得的钱是不够的。除它以外，我们家就只有一匹老马了。”

但是，谁也没有搭腔。大伙都明白，我们家最艰难的日子还在后头哩。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用很便宜的价格，而且是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到了一座小房架。邻居们帮助我们把它运来，还不到十一月房子就盖好了。房顶是用麦秸盖的。

母亲说：“没有什么，暂时就这样住吧。等我们有了钱，再盖好的。”

单从外表上看，这所房子就比别人的差。门廊是用旧木板钉的，窗户上安的也是破玻璃。但是，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因为冬天

我们总算有了一个温暖的栖身之地了。至于拥挤嘛，俗话说得好：宁受挤，不受气。

1902年秋，我已七岁了。这年冬天来得比往年早，我们家的日子十分艰难。收成不好，打下的粮食只够吃到十二月中旬。父亲和母亲挣的钱只够买面包、盐和还债。多亏了邻居们，他们不时给我们送点菜汤和稀饭。在农村，这样的相互帮助并不少见，这是生活在艰难困苦中的俄罗斯人友好团结传统的体现。

春天到了，情况稍有好转，因为偶尔可以在奥古勃梁卡河和普罗特瓦河里捕到鱼。奥古勃梁卡是条小河，水很浅，水面上长满了绿藻。这条河发源于科斯廷卡村上方靠近博罗茨基村的地方，由几条小溪汇合而成。这里水很深，有大鱼。在奥古勃梁卡河流经我们村和相邻的奥古比村这一段，有许多鳊鱼、鲈鱼和冬穴鱼。我们主要是用鱼篓捕鱼。碰到运气好，捕到的鱼多，我就送一些给邻居们，对他们送给我们菜汤和稀饭表示感谢。

我们这些孩子们特别喜欢到米哈廖夫山间的普罗特瓦河去捕鱼。通向那里的路，要穿过一段茂密的椴树丛和一片迷人的桦树林。林子里有许多草莓和野杨梅，夏末，遍地都是蘑菇。附近的农民都到林子里来剥树皮做鞋，我们把这种鞋叫做“出门穿的方格鞋”。

现在，这些椴树丛和桦树林都不复存在了，它们被德国占领军砍光了。卫国战争以后，集体农庄把这块地开垦为耕地了。

夏季的一天，父亲对我说：

“叶果尔，你已经大了，很快就七岁了，该干点活了。我象你这么大了，已经顶一个大人干活了。明天我们去割草，你带上耙子，和你姐姐玛莎一起摊草、晒草、垛草。”

我很喜欢割草，大人也常常带我去。但是，这一次去和以前可就不一样了，不是为了玩。现在我是去参加劳动，已经成了一个对家庭有用的人，我为此而感到自豪。一路上看到和我同年的小伙伴

们，也都拿着耙子坐在大车上。

我干活很带劲，听到大人们的夸奖甭提多高兴了。但是，大概是由于用力过猛，两个手掌上很快都打了血泡。我怕说出来难为情，就极力坚持干下去。血泡终于破了，我不能再用耙子搂草了。

父亲对我说：“没关系，会好的！”他用破布把我的两只手包扎好。

好几天我都不能使耙子，只能帮姐姐抱草和垛草。小伙伴们都取笑我。但是，几天以后我又参加了割草的行列，而且干得并不比他们差。

收割季节来到了。妈妈对我说：

“孩子，你该学学收割庄稼了。我在城里给你买了一把新镰刀，明天早晨我们就去割黑麦。”

一开始，我割得不坏，但很快我又倒霉了。我想炫耀一下自己，就急急忙忙往前割，结果镰刀割破了左手的小拇指。母亲吓坏了，我也很害怕。当时我们的邻居普拉斯科维娅大婶正在旁边，她摘了一片车前草的叶子，贴在我的手指上，再用一条破布把它紧紧包扎好。

多少年过去了，但至今我的左手小拇指上还留下一块伤疤，使我想起在农业战线上的出师不利。……

紧张的夏季很快就过去了。我已经学会了做一些农活，身体也锻炼得结实了。

1903年的秋季临近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和我同年的孩子们都在准备上学，我也在进行准备。我借姐姐的书用心学习认字。这年秋季，我们村还有另外五个孩子也应该上学，其中包括我最要好的朋友廖什卡·科洛蒂尔内。“科洛蒂尔内”是他的外号，他的真姓是朱可夫。我们村共有五家姓朱可夫的。为了便于区别同姓的人，人们在称呼他们时就用他们母亲的名字：把我们叫做乌斯季妮娅，另一家叫做阿芙多季娅，把第三家叫做塔季扬